文史哲论丛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https://doi.org/10.63313/LHP.8028

毛姆小说《阿金》的帝国绘图

王子麟

南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发布日期：2025年3月02日

摘　要

20世纪英国的殖民扩张将东南亚建构为关键的地理与文化他者。毛姆的小说集《阿金》通过书写殖民者在异域的居住、测绘与迷失，揭示了帝国主体在空间实践中的心理错位与权力焦虑。借助罗伯特·塔利的文学绘图理论，可以看到建筑、俱乐部、航海指南与旅行轨迹如何成为殖民者认知、控制并象征性重塑东南亚的媒介。然而，这些绘图行为并未真正稳固帝国权威：指南的“诗意”掩饰了征服欲望，俱乐部的“仪式”维系着虚弱的共同体，而“地图式”凝视向“行程式”体验的转变，则预示着殖民认知体系的全面崩解。毛姆不仅呈现了殖民空间的失序，更揭示了空间对帝国绘图的反制与抗拒。

关键词

文学绘图；毛姆；《阿金》；东南亚

The Imperial Cartography in Maugham's Novel *Ah-king*

Zilin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0, China

Abstract

Britain's 20th-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constructed Southeast Asia as a crucial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Other. Maugham's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Ah-king*, reveals the psychological dislocation and power anxiety of imperial subjects in spatial practices through its depiction of colonizers' inhabitation, mapping, and loss in foreign lands. Drawing on Robert Tally's theory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we can examine how architecture, clubs, navigation guides, and travel itineraries became media for colonizers to understand, control, and symbolically reshape Southeast Asia. However, these acts of cartography failed to truly consolidate imperial authority: the guidebooks' "poetic" qualities masked a desire for conquest, the clubs' "rituals" maintained a fragile community, and the shift from a "cartographer-based" gaze to an "iterative" experience foreshadowed the complete collapse of the colonial cognitive system. Maugham not only depicts the disorder of colonial space but also reveals spatial countermeasures and resistance to imperial cartography.

文章引用：王子麟. (2026). 毛姆小说《阿金》的帝国绘图. *文史哲论丛*, 1(3), 18-22.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DOI: 10.63313/LHP.8028

Keywords

Literary Cartography; Maugham; Ah King; Southeast Asia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曾两度赴东南亚，1916 年担任英国情报员调查德国无线电，1920 年代途经新加坡、马来半岛、缅甸与越南，其旅途观察成为小说集《阿金》的写作素材[1][2]。《阿金》描写殖民地白人群体生活，关注他们在异域空间复制英国式生活（如俱乐部、住宅）却因文化隔阂与自然环境失控而陷入混乱。罗伯特·塔利提出“文学绘图”概念，将小说创作类比为地图绘制，用以表征社会空间及个体与整体的关系[3]。本文以文学绘图为视角，探讨毛姆如何描写英国殖民者在东南亚通过社会与自然空间“绘图”建构意义，并分析其权力意图、空间实践及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2. 殖民者的社会空间绘图

1909 年，暹罗根据《英暹条约》将吉兰丹的宗主权移交英国，丹那美拉遂纳入英属马来亚殖民体系，逐渐成为马来半岛东海岸的重要交通与贸易枢纽。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英国殖民政府在马六甲引入橡胶种植，华人商人陈齐贤试种成功后，橡胶迅速取代其他作物，1936 年即为马六甲产量最高的农产品[4]。然而，殖民政府强制推行单一作物种植，忽视经济多元化，使殖民地过度依赖橡胶出口。20 世纪中期，全球橡胶价格暴跌，丹那美拉经济遭受重创。毛姆在《阿金》中的《丛林的脚印》描绘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丹那美拉是中东地区最繁忙的商业中心……如今却只能凭借回忆自身逝去的荣光度日……这是一座让人感到昏昏欲睡的小镇，凡是来到这儿的陌生人，也会失去本来的干劲，不知不觉地陷入当地轻松、懒散的生活方式之中[5]。”

在经济与社会的转折中，殖民者的空间实践充满矛盾：既因繁华消散而焦虑，又通过文化投射重构殖民地空间以维持象征性权威。在《丛林的脚印》中，毛姆描写殖民者居住区“房屋耸立在巨大的运动场周围……草坪受到细心照管，就像大教堂四周场地”[5]2，并评价其“让你想起坎特伯雷大教堂周围的场地”。塔利在《空间性》中指出，写作与绘图都关乎边界与表征，旨在定位主体并生成意义系统[6]。毛姆笔下的殖民俱乐部、别墅与博物馆，正是这种“制图行为”：它们通过模拟伦敦秩序将热带空间纳入熟悉范式。然而，俱乐部的荒凉与日常的乏味表明，这种空间绘制并非稳固的“话语权”，而是随时可能瓦解的殖民幻象。

殖民俱乐部尤能显现这种裂缝。英国媒体曾以轻松惬意的笔触营造异域想象，如《桑德兰每日回声报》所写：“天气总是很热，所以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坐在莱佛士酒店露台的大风扇下，手里拿着一杯新加坡杜松子酒”[7]，吸引大量军人、商人和政务人员在一战前后来到东南亚。然而，毛姆笔下的俱乐部揭示了这种想象的虚妄：在舒适景观背后，是身份错位与文化疏离的焦虑。塔利在吸收段义孚“恋地情节”概念基础上提出“topophrenia”，强调空间经验中依恋、失序与不安交织的心理状态，其词根意指精神紊乱，揭示殖民者在空间秩序崩解时的动荡与身份危机[8]23。远离本土的殖民者尤易陷入这种状态，他

们借聚会、饮食与服饰重构“英式生活”，以维系共同体认同[9]。俱乐部既是这一文化重构的核心，又因与当地社会格格不入而显得尴尬与不安。

二战后，随着英国在东南亚殖民权力的崩塌，俱乐部这一文化共同体迅速解体，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已随帝国秩序一并衰落。《阿金》中的《丛林的脚步》和《书袋》均描绘了俱乐部的破败与沉寂：“俱乐部朝着大海；那是一座宽敞而破旧的建筑……仿佛因需要修缮而关门停业”[5]2；其内部也仅是“一个很大的阅览室、台球房与桥牌室……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两个人在看英语周刊”[5]140。俱乐部原本是殖民者寄托精神归属的社交场所，但毛姆笔下却充满异化：它既让人仿佛擅闯私人领域，又缺乏应有的活力，显得冷清尴尬。殖民者本意藉此维系帝国认同，却最终陷入一种“表演性”的空间景观，在残败的建筑里追忆往昔荣光。俱乐部遂成为殖民秩序衰败的象征，其空洞的认同与失效的空间绘图，折射出帝国话语的瓦解。因此，无论是精心修剪草坪的别墅，还是竭力维持社交仪式的俱乐部，这些看似稳固的“绘图”景观，其本质都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它们越是努力地“表演”正常、复制秩序，就越是暴露了其本身的异常与失序。殖民者并非简单地生活在这些空间里，而是持续地与它们一同进行着一场注定失败的秩序保卫战。最终，这些空间不再是权威的象征，反而成为了衡量帝国幻想与现实溃败之间距离的标尺。

3. 殖民者的自然空间绘图

文学绘图理论关注地图与叙事的结构性关联，其中“叙事地图”与“叙事绘图”是核心概念[18]3。塔利指出，叙事绘图包括两种认知模式：一是抽象的“地图式”整体投射，为叙事提供宏观框架；二是依托人物移动的具体空间经验，为地图注入形状、纹理与色彩[19]484–485。詹姆逊区分“map-itinerary”，前者提供全景视角，后者围绕行动者路径展开，强调身体性与移动性[20]52。换言之，“看”（map）与“走”（itinerary）构成叙事绘图的两种方式，并揭示文本空间中地图结构与行程体验的动态张力。《尼尔·麦克亚当》主人公的南洋之旅正体现了这一过程：从“看”的幻象跌入“走”的现实，展示殖民认知绘图在实践中如何溃败。

在《尼尔·麦克亚当》中，主人公尼尔作为英国博物馆助手，赴东南亚进行生物标本采集，体现鲜明的殖民知识目的。他初到新加坡便造访博物馆，“博物馆里几乎都是他在国内所见过的东西……他便感到十分兴奋”[5]231。尼尔的兴奋源于错觉：通过已归类的标本，他仿佛掌控了当地自然秩序。博物馆本身是典型“地图式”空间，展示帝国对殖民地自然的分类与静态掌控。随后，他将这种凝视延伸至街头市场，试图将杂糅的市井生活转化为可观赏的奇观地图，却感到困惑：“觉得自己需要花好多年时间才能明白在这个色彩缤纷、漫无节制的世界里该怎么生活”[5]232。这显示帝国绘图在面对活生生的文化现实时的局限：表面可控性迅速被空间异质性冲击。

尼尔的空间体验体现其认知模式从“看”向“走”的转变。他从博物馆展览空间逐步进入不可控的城市边缘与野外自然。船长布雷登引导他接触中国妓院等非西方空间，在此白人不再主导：“她们不喜欢我们……据说我们身上有股尸体的气味”，显示殖民权力的受挫与身体脆弱。随后，进入婆罗洲腹地森林，帝国认知体系进一步崩溃。初期，他们在河上欣赏“翠绿森林”“果树掩映的马来村屋”，体验似乎温顺宜人，“把文明世界抛在身后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眼前缓缓流动的河水令人心旷神怡”[5]263。此阶段的森林符合殖民者田园式想象，自然仍被视为待征服的客体。

毛姆撕破了森林温顺的幻象。密林水潭边，尼尔原本沉浸于故乡回忆，却被馆长夫人的窥视打断，欲望与混乱初现。随后，馆长夫人失踪、大雨侵袭，尼尔的旅程彻底进入“地图无法规训的地带”。森林不再是静态展览，而是敌意与不可控力量的空间：“暴风雨突然来了……山上巨大的树木和岩石纷纷朝下滚落……眼前混乱不堪，煞是可怕”[5]291。这象征自然不可控，也反映殖民者理性与秩序的崩解。尼尔

从带着科学使命的“制图者”，退化为在自然与道德暴风雨中被动“行走”的主体。他无法再“看”全局，只能被动“走”入混乱，实现认知逆转：空间重绘主体，将帝国赋予的理性、秩序与身份冲刷殆尽。尼尔从博物馆到森林的路径不仅是地理移动，更是帝国认知绘图的解体仪式，证明任何试图通过“地图式”凝视掌控异质空间的殖民企图，终将在“行程式”的身体经验中破产。毛姆显示，东南亚森林从未也永远不会被帝国地图纳入，它是吞噬绘图幻象的他者空间。

4. 结语

毛姆通过殖民者空间实践，从地图到行程、从“看”到“走”，记录了帝国认知秩序的瓦解。然而，他捕捉到这一失败中的悖论性诗意：航海指南中“香气浓烈的微风”、俱乐部徒劳的社交仪式、对井然别墅的执着，都浸润着美学化幻想。空间失序不仅是物理失控，更是美学幻象的破产：俱乐部荒凉象征社交诗意终结，指南在荒岛失效象征征服叙事崩解，博物馆到森林的转场象征科学理性诗意湮灭。毛姆揭示，殖民绘图无法掌控东南亚空间，也暴露了浪漫化叙事在异质现实面前的虚妄，作品成为“反绘图”，解构帝国空间神话。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英国作家笔下东南亚地区的文学绘图研究”（YCSW2025524）。

参考文献

[1] Meyers J. Somerset Maugham: A Life[M]. New York: Knopf, 2004: 117.

[2] Hastings S. The Secret Lives of Somerset Maugham: A Biography[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258.

[3] Tally R T Jr. Topophren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131.

[4] Small A S. Annual Repor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36[R].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7: 22.

[5] 毛姆 W S. 阿金：六篇小说[M]. 叶尊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

[6] 塔利 R T. 空间性[M]. 方英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7] Ward P. Beefeaters, British History and the Empire in Asia and Australasia since 1826[J]. Britain and the World, 2012, 5(2): 248.

[8] Tally R T Jr. Topophren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9] Portes A.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 1–24.

[10] 姚晓玲. 《金银岛》中的地图隐喻与帝国共同体想象 [J]. 国外文学, 2023, (02): 62-69.

[11] Edney M H. Map History: Discourse and Process[A]. In: Kent A J, Vujacovic P,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pping and Cartography[C]. London: Routledge, 2018: 68–79.

[12] Tally R T Jr. Cartography and Navigation[A]. In: Ray S, Schwarz H, eds.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I[C].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6: 294–300.

[13] 郭方云. 文学地图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14] 安德森 B.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6.

[15] Jameson F.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 Tally R T Jr. Geocriticism: Mapping the Spaces of Literature[J]. L'Espirit Créateur, 2009, 49(3): 134.

[17] 方英. 论罗伯特•塔利的文学空间研究[J]. 文艺理论研究, 2021(5): 58–67.

[18] Meyer A. A Place You Can Give a Name to: An Interview with Dr. Robert T. Tally Jr.[EB/OL]. Newfound: An Inquiry of Place, 2012, 4(1). [2025-08-05].

[19] Tally R T Jr. The Novel and the Map: Spatiotemporal Form and Discourse in Literary Cartography[A]. In: Wuppuluri

S, Ghirardi G, eds. Space, Time, and the Limi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C]. Springer, 2017: 479–485.
[20] Jameson F.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